八編類纂

函史編

人類

異教考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令黃帝三百年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於斯孔子曰予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黃帝尚矣女何以為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間顯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焉厤象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故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去上古未遠乃其言止此今之宗黃帝老子者曰黃帝得服食法不死垂雲而上仙老子得其術傳關尹亦不死此又何稱焉秦始皇既并天下滅諸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在不死於是海內方士咸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

州而去之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目至三神山顧者居水下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福還言上曰臣往見海中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得取也即引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大神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臣再拜請當何齎以獻海神曰令名男子若侲侲音真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齎童

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福以所齎畱海島中、止王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爲解終莫能至後始皇竟不得僊而死、死後三歲而秦亡留侯良旣用其翕張與奪之幾助高帝定天下已又託辟穀從赤松子游以自隱故先漢尚黃老、習道論而文帝亦頗信鬼神之事、於是趙人新垣平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文、東北神明之舍而西方其墓也、天瑞下、宜立祠祀上帝、以合符應、祠成、上親拜郊見爟火舉而祠上若有光燁然屬天、於是貴平爲上大夫、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獻闕下、刻曰、天子萬壽平乃爲上言闕下

有寶玉氣來巳視之果然平又言臣候日當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上大信幸久之有上書告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吏治詐得乃遂誅夷平及孝武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淮南王安好僊慕尚之招致諸言神僊事者甚衆及安爲畔逆謀覺楚人伍被自詣吏自發其本謀反蹤跡具安自剄死所與謀賓客以輕重誅死而信僊術者猶往往言安得僊與其人八公者實解去不死而世傳煉金化石法猶祖安秘其書當是時以方術幸上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欒大之倫李少君故深澤侯舍人及其生長常自謂七

不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
食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何所愈信爭事之少君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
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大父嘗識其處一坐
盡驚既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
常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寢殆是乎已而按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殆數百歲人
也少君言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
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
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劑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已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竈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偽書於是殺文成將軍隱之冀

得其眞。明年天子病鼎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有巫神下之曰神君上召置祠之甘泉頗獨言病不害且要上必會我甘泉上病已遂起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非可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時天子旣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見欒

大而大說大爲人長美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曰臣往來海中數數見安期羨門曰黃金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令自親屬以客禮禮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於是使驗小方方效使鬭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聞大言而大說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甲第斥乘輿帷幄器物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齎

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也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僊矣會汾陰巫得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鼎曷爲出哉有司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音觴）祀上帝鬼神遭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亾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禰藏
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幸雍且郊、齊人公
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
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
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
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
謝不聽、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上問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且戰且學僊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
使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
祠、上使人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
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
跡緱氏城上、甚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
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
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
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作
益延壽觀、作通天莖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

人俗鬼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柏梁
災、用越人勇之言、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
高未央、東治鳳闕、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
丈、曰太液池、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
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上北巡朔方、
謁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
對曰、黃帝巳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
封禪能合符得僊、荊與公卿諸儒生議封禪、莫知其
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爲上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
也、秦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

陛下必欲上、即稍上、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儀矣、於[illegible]
其儀數年、乃得封、天子既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方
士言、乃大喜、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將可得、於是上
欣然庶幾遇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
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爲乾封三
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且令天下尊祠靈星
焉、自武帝所興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
封禪五年一修封而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立其祠
長安東南郊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

祠皆太祝領他方士所興祠甚衆令自領凡他名山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可悉數也後封禪既十有二歲上巡行還徧祠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屬候神人者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迂怪語矣然羈縻不絕者久之冀遇其真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自歎嚮時愚惑為方士所欺紿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

節飲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
者、宣帝時數有美祥因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
之禮五嶽四瀆皆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
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
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
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
成山祠日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又
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
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諫大
夫使持節求焉頗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故

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幼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鑄作方不讐而大費繫治坐誣罔論死踰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減死成帝時以祭祀方術待詔者甚衆而耗用滋繁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

輿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投之水上水即消伏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

童男童女入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釆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掔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城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

者當是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從受道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立待詔黃門尋坐惑衆誅先漢時言僊者首始尊黃帝末論老子而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甘泉爲像教之始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經像時有然未宣廣也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

因遣使之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木叉戒於佛法無當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賓福會詔有罪以命者贖而英奉黃白縑紈詣相國言請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所贖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後更信方士言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冀飛昇長生男子燕廣告變言英謀爲逆下吏案驗英廢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疏天下郡方術者人士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

解辭轉相連引自京師貴戚諸侯至州郡豪傑父老及案獄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爲禍烈矣乃其初豈遽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怪蕩而不正邪誕不經之術入焉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身禍延不辜桓帝時上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苦縣祀老子已又祀之于濯龍宮設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張華蓋之座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疏言黃老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

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之道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

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

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

盛張角者鉅鹿妖人也初為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

大賢良師呪符水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

子弟走四方云以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

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衆至數十萬因密置

三十六方大方萬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師為訛言

相誑惑謂天下當亂歸善道可免災司徒賜數上言

宜敕州郡簡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毋滋亂而

朝廷方崇信道術無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敕諸方一時俱起著黃巾爲標識所在燔官府聚掠州郡長吏多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亡而是時晉侯之裔孫道陵云得道遇老子於青城峨眉山巳又遇之授以方術能役鬼召百病而子魯因據漢中魏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倫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而倚易爲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

誰得謂殊當是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誕爲佳致以游言爲玄妙甚乃縱酒爲昏酣而濁汚自若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著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無慮行無轍迹嘗乘鹿車攜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阮籍居毋喪縱於酒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毋令汚染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請羊尚書祜陳事辭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祜退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

也衍深鄙之已衍爲太尉從弟戎爲司徒列三公與
時浮沈無匡救之節每委事僚寀而游所獎拔類於
虛名阮咸子瞻嘗詣戎戎曰聖人尚名敎老莊明自
然意異乎同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
徒椽人謂之三語椽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
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
空無之美遂薄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
利隨之於是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
業謂之雅遠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
禮忽容止之儀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

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而頠論終莫之能救也。於是氐羌胡羯、交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太尉衍等、問晉故、衍神情閑定、具陳禍敗之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計不在已、因勸勒當尊幾免難、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排墻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是時、惟荆湘督陶侃綜經世

之務聽斂恭勤未嘗少閒終日常斂膝危坐嘗語人
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
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當是時
世所傳有道術得仙者稱旌陽令許遜其有方技多
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修道德
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
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愼仁忍勤
儉近賢遠姦而發擿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尸曉爲
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耆老爲之勸率民
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裹糧而送者蔽野家尸祝如

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繇於道不毀於敎如此姑遜問道於女師諶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晋之亂環所居百餘里賊盜不入閭里宴安暨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與神遇遂有娠彌月神以刀穿其陰下出蛇子一因遂成閹人自名有道術能傳得召見宿晉宮中史璞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奇衺所聽惟人故神降之福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中況谷妖詭怪人之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營講肆之堂邇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

亂天聽臣竊惑之其後晉益衰錢塘有杜子恭者得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咲曰行當還卿旣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效類此耶琊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說而師事之傳其術百姓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共逮獄流廣州太子傅王雅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得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巳而集徒衆謀作亂被戮而兄子恩因遂反海上而會稽吳興等八郡徒黨並時起殺長吏應之其後竟破滅赴海自沈妖黨及妖妾猶以謂恩水解去而仙也實不然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

采清秀少從沙門惠遠遊能言玄衆爾嚮附遂破嶺
南豫章犯建康江表大震竟爲劉裕所破滅自恩初
入海所從虜男女戮死及自溺并流離被戮者不可
計至恩死乃始無遺餘會天竺僧佛圖澄鳩摩羅什
自西域來善西域幻術中國益尊奉澄來洛陽常服
氣能積日不食能誦神咒使物腹旁有一孔窒以絮
夜宴坐發之光照室中又毎齋輒詣水旁從孔中引
腑臟濯濯已內腹中又能懸知人意念逆順爲避就
石勒不能害顧尊奉之又以其前知軍吉凶能起危
疾號大和尚石虎之世被以綾錦乘以雕輦常侍以

下助舉舉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機事事已輒效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詫曰脇下有賊自浮圖以西殿以東皆血流愼勿東杜后曰和尚耄耶安所得賊澄即轉語曰六情所受皆爲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爲愈耳後二日虎子宣刺子韜於浮圖下欲因弒虎以澄先識不往臨而免虎又饗之太武前殿澄微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發殿下石棘生焉無何而冉閔之禍作閔小字棘奴故以諷虎不悟而石氏竟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墓鄴西而炎鳩摩羅什性早通黠慧秦王堅遣呂光迎之光還聞秦滅止王涼什因

晉涼久之秦王興破涼迎以來畜妻妾自若其徒亦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不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各能聽汝矣取針置食器中雜諸餚食之其徒各駭怖謝不能於是不敢言畜妻妾事矣什先姚氏滅亦殺興用毗盧法燔其屍蓋化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方言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苛譯得經論三百餘卷而西域經論精者益往往廣傳布矣或以爲中華文士好佛者剽老莊言相助爲揚詡夫六代迄唐文最不振即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誰爲助爲言哉非實事矣沙門慧遠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從

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自吳太帝來江南已有搭廟、然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爲指南、梁武既滅齊得國已信沙門寶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一食、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得爲人物鳥獸之形、恐裁翦疑殺生、詔宗廟以麪爲犧牲、以割殺乖其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爲止觀、即盛暑無袒裸、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尊佛法

僧喜施捨三舍身同泰寺公卿具貲請寺贖已乃還
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已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閱月
始解是夕浮屠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厭勝之
起十二層浮圖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形輒終日不
懌或謀逆事覺相對泣而宥之由是王侯恣橫至白
晝殺人牧守貪黷部使擾州縣盜賊縱橫無忌良民
大困以浮屠戒無悋愛而士民爭豪華不務農都邑
無半年之儲獨賁四方委輸叅軍郭祖深度帝不可
勸諫輿櫬上封事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之言
齊永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玉印玉版

能吹成紙字、惑衆爲奸利、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太守敬事之、衆附且亂、內史裴昭明付獄案罪、亂乃已、先是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爲符水禁咒、已自言遇老君降受辟穀輕身之術、命繼道陵爲天師、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玄孫也、授之圖籙眞經、便輔佐北方太平眞君、詣魏自陳、朝野未之信、而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首信之、師受其術、魏主從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宮高不聞鷄犬聲、冀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爲事此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

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爲亂耳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釀器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移征鎭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無長少咸阬殺自今事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漫滛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過甚過甚矣乎滅生理矣明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弑殞而天祚不衰再傳而孝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事佛民至有盡戶爲沙門者李瑒言禮不孝之罪莫大於絕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

冀將來之福。令南服未平，民避戍役，若復聽之，恐此屋皆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法爲鬼教，泣訴之太后。太后召責之，瑒曰：「禮，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死則鬼也，何謂謗乎？」而劉晝爲齊高歡言：「尼與優婆夷，寔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幷俗女尚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不肖蓋至是，而中國九土無處皆奉佛，糜憊乃其效可覩矣。唐興，太史令傅奕言：「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

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空桑而遵無
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
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避征徭也
詔汰沙門奕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有僧自西
域來能咒人令死已復咒立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
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
命僧咒奕奕凝立自如頃之僧忽自仆不復蘇又有
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
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
能破之盍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初釋迦牟尼入

滅時拈一花示衆衆莫喻惟弟子摩訶迦葉者微笑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付迦葉矣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也舉所衣袈裟及所持鉢授之自是世授其高等弟子以爲信蓋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時也時梁武方嚴事佛廣南守言西域有異僧來因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卽位來造寺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當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爲有漏果爲有爲法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公德

不以世求、帝已意厭、已復問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復不諭、畢文莊敘順曰、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盛、世之謂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聞如不聞、蓋以吾儒未諳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爲禪家初祖、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

達磨遂北渡江、止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已得僧慧可、授焉、僧慧可參達磨、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磨問何求、可曰、我心未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於是宗中入國、又六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韶州曹溪其說法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疾妬無貪嗔名自性戒即自心觀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即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名自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曰佛名兩足尊心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曰法名離欲尊心於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著曰僧名衆中尊即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武后時遣使隆禮迎致之不赴於是天堂地獄禍果因利既足以誆誘愚俗而五宗雲

布南嶽溈仰雲門法眼臨濟機鋒斟酌，罷世高明士又寵異其卓犖無
能自脫者，而佛教益昌，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
道，其深者至以為教弘周孔，恩深父母，望望焉欲從
而未之能至也。代宗初未甚重信其法，時相元載王
縉杜鴻漸皆佞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
還無恙，飯千僧。上嘗問曰：佛言報應，信有之耶？載等
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此。福業已定，
即小有災厄，終不能為殃，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
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豈人力，何得言無報應也。
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場，飯僧，晝夜梵唄

彰佛時弊御教即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之說

有寇至則作盂蘭會肖祖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出仁王經載之寶輿音樂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資聖慈明寺講誦爲禱禳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權移貴勢矣載等侍上時多談佛事不及刑政由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憲宗迎佛骨於鳳翔置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表上觸諱惡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奘西至天竺得梵本經論六百餘部以來其後中天竺亂遣

長史王玄策往使爲所掠䠶身遁發西域兵與戰大破之而得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有藥能長生太宗館之金飆門發使行天下採所須靈藥異石煉之積歲就而上崩高宗時上欲餌浮屠所治丹東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修短不可延也異方之劑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索秘方煉藥服之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爲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恐貽夷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卻不御中宗時鄭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爲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邇也其言誑惑非可

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于贊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繄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上不省、已普思以妖幻愚衆、徒黨徧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奴、詔勿治、環廷爭不能得、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爲國大臣、不立誅逆豎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普思

法當死惟陛下屈意伸法帝不得已流儋州玄宗時方士張果自言於堯時爲侍中能僊上信之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無何死上以爲尸解去不死於是方士咸來言見老君言有玉板石記有妙寶符在其名山指使者往求輒得之天子大悅而李林甫等皆逢上意請捨所居第爲觀祝上壽會祿山亂而廢憲宗時方士柳泌自言上能采百草合服食藥爲長生令天下靈藥多在天台山誠令得官其州宜可求上信之以爲台州刺史諫官交諫上怒曰煩一州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獨愛之乎由是莫敢言

泌至台驅吏民采藥無所獲而懼跳山中欲遁浙東觀察使逮送京師上終信之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上怒貶江陵令而上竟以服丹燥發崩穆宗即位誅柳泌而復以餌金石殞可哀也已於時韓愈著文言服食說不知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堅他載籍所記及耳聞無論乃目所見名人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多矣歸工部登既服丹得病自言若有燒鐵杖自顛貫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呼號乞絕其茵席嘗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歲以斃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能以人始生年

月日所直辰支干生勝衰死王相推人壽夭貴賤利
不利而處其歲時百不失一二後於蜀得秘方能以
水銀爲黃金成服之疽發背死刑部尚書李遜遜弟
進皆死曰我爲藥誤襄陽節度孟尚書簡謫吉州司
馬愈自表還京師襄陽浮舸來屏人言我得秘方不
可獨不死今遺子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
病二歲死盧中丞坦死時溺出血痛不可忍乞死乃
死所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
醯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穀令
人夭不能無食當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

古以養老賓祭今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設禁忌十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者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當是時天下之言不之老則之佛佛老之言盈天下而愈獨昌言以排其惑方謫潮州時頗鬱抑不得志見禪者大顛頗悅之以為能外形骸以理自不為事勝物所侵亂及南還與留衣為別則知愈所為闢佛者獨福田利益其大者遺君臣父子其精者固莫之能難也敬宗時天子惑浮屠方士家言

二氏者流得出入中禁狂人杜景先上書言其友周息元者壽數百歲矣可招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驛致敕遣節度使李德裕上疏言不報而息元至甚寵自言與張果樂靜能游詔畫工肖其狀爲圖以觀終帝世無他驗文宗立乃逐武宗時倚德裕爲相而信僊方士趙歸眞以法籙辛德裕曰敬宗時是嘗以詭妄術入中禁而敗今奈何引以自近上曰朕居中無事時與談道滌煩耳庸何傷至於政事必委卿等乎章德裕曰小人見勢在則趨若蛾之赴燭旬日來歸眞之門車轍滿矣然終莫能奪會上患僧尼耗

蠹天下、而歸眞等亦毀佛教自謝欲去之、於是遣御史分道毀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勒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十萬頃、而天子以餌金石病方士以爲不病實換骨且得僊藥益進而崩先是徐州王智興詭言爲天子誕月築壇泗州度僧尼以資福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江淮間民奔走之、德裕時爲州節度、即疏言臣閱所部以開壇度江者日數百人、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髡落避徭賦前至誕月將失丁男數十萬也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詭言得水泉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葷血病危

者率多效而轉相流聞、至斗三十千、南方之人、率十戶僦一人往汲、汲者無它汲轉鬻於道、相欺怵滋甚、德裕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於妖祥古人與之論墳塞以絕妄源、從之其不惑如此、懿宗佞佛造安國祠設寶座高二丈構以沈檀雕鏤龍鳳葩蘤上施複坐四隅立瑞鳥神人高各數丈磴道以升前被繡臺錦檐玲瓏精絕已迎佛骨於鳳翔設金銀爲刹絡珠玉爲帳集孔鷸毛飾之、下者尋丈高且倍之、每一刹舉者各數百人、香輿彩帳、相屬於道、比至天子下安福樓、投地膜拜、流涕霑臆、糜國費不貲、無何、帝

崩。當是時。盧龍使劉總弑父濟。請後既得軍。而內見
其父兄數爲祟。以浮屠法。厭殺父母可供佛禮僧而
讖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幾免禍。又中白
兼嗛懇祠場。乃安。居卧内。輒驚悸不能寐。於是請乘
軍削髮爲浮屠。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狂走死。定
州淮南節度使高駢多智。習兵數。立功擅地。而惑志
於鬼神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駢。
于寵利。殷善辨苦空。守一挾術。禱祠。駢信之。日事
於焚修。駢故於鄭相畋有郤。用之覘知之。謂之曰。今
相國遣劍客來刺公。夕至矣。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

妙玄女術、豈憂盜哉、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騈衣婦人
衣夜伏地室中、而守一代居其處、夜擲七首於階、爲
格鬬聲、轟然久、乃闃然騈、大怖起、漸伏代張先生禱
願幸勝、旦起視、則守一危坐自如、顧笑曰、昨幾落奴
手、視庭宇、則血滂然、蓋先以豕血四灑爲信云、於是
騈涕泣稽謝、謝更生、已又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授
白雲先生高騈、寘騈所、騈得之喜、用之曰玉皇以焚
修功著、將補仙真官、計非久鸞鶴且降矣、其時用之
等謫限適且滿、幸同歸玉清、騈愈益喜、信事之、然二
豎固無他長、獨厚賂騈左右、何得其動靜、輒危言示

前知爲欺罔而宣言神僊不難致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來亟乃悉屏姬妾謝賓客將吏不聽見請見者令沐浴齋祓已乃聽入入拜起纔竟輒引去詆之者輒殺故給已不開已又請募驍勇二萬號莫邪神府軍將之因得軍由是衆怨積而將帥外叛用之守一背誅殺人發其窖宅得桐人書駢姓名于胸桎梏釘骨之爲厭勝高氏以亾後唐主煜信浮屠法日飯僧求福利每朝退與后服僧衣禮佛手足成贅疣宋祖聞其惑可間也遣少年有口者僧徑渡江見之與談佛大乘唐主大信重之稱一佛出世專依向不

以治國守邊為意李氏以亾宋雍熙中京城外有僧信浮屠法苦生火欲脫離將積薪自焚帝聞惡惑衆配流遐遠州謂宰相曰近諸建寺觀猥冗即數十椽輒請名額自詡誑閭閻為姦其詔州縣寺觀籍非舊著者勿聽治始老子獨以清淨無名名道燕秦漢武時乃始言飛僊變化亦間雜禱祠已乃有丹藥符籙醮祭之說用超䟦鬼獄頗盜襲僧瑜伽家言流失益遠祥符中天子信王欽若言以澶淵盟契丹為國辱乃謬為得天書希有奇絕之事以塡服四海誇示戎狄而中國靡耗滋甚為外夷覘咲賜信州道士張正

隨號眞靜先生而符籙大興正隨者漢張道陵後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龍圖閣待制孫奭曰天不言安得有書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鄙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

已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耶則木瘞土中火所不及若以含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況凡屬草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裹亦言天降災不祇微然且修之斯謂逆天事得寢祥符中天子借天書封禪以釋憾褒功固惑而方宋之隆上無失德恤民禮循大綱正而天下乂安其後徽宗外信奸回內崇侈欲智藏瘝在乃募用其事王老志仔昔林靈素之徒用務蔽不解而至于亾王老志初爲小吏云遇異人授丹訣能僊帝迎至館蔡京

所嘗緘書一通上之啓視則昔歲中秋夕上與喬劉二妃燕好時語也上大訝以為神言禍福巧中然無何效上信以為不效仔昔隱嵩山自言遇許遜授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來帝召見賜號尊寵之靈素少從浮屠師苦笞罵去為道士往來淮泗間丐食以徐知常薦得召而靈素為大言曰天有九霄惟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長子也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豈異人乎陛下是也有僊官八百餘今蔡京即左元僊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而劉貴妃者實九真王真安妃時

上方愛貴妃心獨喜以爲神作之合也於是建宮觀福天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誕不可詰置千道會設高座令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之亦得飫餐若施錢然靈素意忌前講仔昔殺之而更寺院爲宮觀目佛爲金狄更僧名德士已又忌道士王允誠與巳軋毒殺之巳又與皇太子爭道上始厭惡放歸田尋死方士魏漢津蜀黥卒也自云居西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印脫衣沒水抱石出視之果玉也於是衆

頌共神之、至是以作樂召北樂說託之於師良、其說洽老易陰陽家言、緣飾之、中帝欲歸之於長生樂成漢津死帝以為僊去不死即鑄鼎所建寶成殿祀皇帝夏禹周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焉、謚嘉晟侯、初漢津言黃帝鑄鼎得僊、禹身為度作樂、故黃帝夏禹之法、簡易徑直、得之於自然、人主之表與衆異請以帝左手五指之節、為寸度五音之管、樂旣成帝御大慶殿受朝賀百僚奉觴上壽忽有數白鶴自東北來鳴翔殿庭者久之、蓋其術也、上大喜已而神人言樂成而鳳鳥不至、以度非帝指帝悔歎詔蔡京上言方作

樂時漢津請吾指麾十而內侍黃經臣執不可謂帝指毋輒輕示人但引吾手畧比之此非人所知今神乃見夢且奈何蓋惑至於此後女眞犯京師而妖人郭京者猶大言嘗受六甲六丁法可捍敵具法募七千七百七十七人無論技擊能否第擇年命於丁甲合者以充曰師有神無所事戰能技擊是黃帝所以誅蚩尤也為時相所酷信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而所將皆市井遊惰不能軍敵攻圍急而京談笑自若以為非危急吾神兵不輕出懼褻也已虜騎薄城急趣出師而屏守禦人下城毋得窺門啓而出則大敗京

遽曰須自往作法遂宵遁捕得乃伏誅當是時蔡京卞之倫踵用事固貪惑咸溺志於僊卞帥越州時與僉判陳瑩中瓘信張懷素之道術通於神也瓘曰斯近怪矣公爲州牧旣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謟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眞有道者必不願此不然不識之不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可謂明遠矣當是之時及門之士夙稱高第者亦往往判師說而溺於二氏正公自涪歸太息曰今學者背而爲夷矣惟游謝二君長進涪州之行門人邢恕與有力恕爲人明辯巳學禪又不勝其利欲之心而以爲無善惡也故無

忌憚至於此時有楊御史畏者學禪旨汲公大防援用之紹聖初畏首叛汲公攻元祐學甚力正公自涪歸過襄陽畏在焉元起朔漠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尊其僧曰帝師迎以來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張送迎擬王者比至都大府假法駕儀仗爲導省臺院官及百司庶府郊迓用迎佛威儀旣至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帝師出命印用玉與詔勅並行帝后妃主皆膜拜從受戒正衙朝會百官班而帝師乃至專席坐御榻隅每天

子即位降詔褒護章佩監絡明珠為字以賜帝師死歸葬舍利百官出郭祭餞郡縣建廟賻黃金五千兩銀三倍之綺錦雜綵二萬匹雖其弟子亦號三公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怙勢睢恣薰灼于四方楊璉眞珈者總釋教江南說世祖發宋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鎖厭其王氣於是諸陵皆骼暴露及將樹諸大臣塚百餘盡發而使弁其中藏它所至受獻美女寶物金財無筭陵鑠晉守監司而下與諸王並驅爭道噬輒毆之徒侶騈輳傳舍不能容館民間迫逐男汙淫其婦女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

習之者斷舌時仁宗方在青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當
是時歲祝釐禱祠之目至五百餘費以千萬計而西
僧通奸利奏釋輕重囚徒爲福利其大奸獄所脫死
若薦賕買爵者又枉濫無數其後君臣宣淫戲婦女
猶以爲秘密大喜樂禪定曰是吾法所謂事事無礙
也嗟夫教流失壹至此哉天禧中昇有僧用浮屠術
斷臂禱雨者官爲起寺於龜山又誘民男女投淮水
死曰佛法用此得往生大福利愚民歲溺死者至十
百人方溺時用其徒倡呼梵唄前後擁持之有自悔
欲走者叫號求免不能得知泗州歐陽載問之大驚

曰害有大於此者耶。盡捕其徒并諸姦民助譸張者誅數人。乃靖　明興　高祖受天耿命百靈集順方戰陳友諒時有仙者周顛導之行後病飲所饋藥而愈　上親爲勒銘匡廬山用昭示明命四年㒷哀於無祀之靈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建廣薦佛會附以先王之禮臨祓之是夕祥光燭天雲中雨五色子如豆儒臣濂歎以爲好生之德不間於顯幽而　上榜示天下言凡天下寺觀僧道不許於外奔走及撤有司爲書冊題疏以強人施財其二三人於崇山深谷中修禪定全眞者聽毋私剏菴堂五年給度牒僧錄

道錄司造周知冊。行天下寺觀。凡僧道遊方至。郞撿

周知冊。驗實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爲斷。有錯䢖。郞

爲僞冒。送有司論戍。私披剃爲僧。并父母皆坐罪。已

又一勑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後漢時始至自西域。

其修行去色相。絶嗜欲。潔身爲善。道教始老子。至漢

張道陵以符水法籙。能爲民捍災禦患。故二教不廢。

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妨教敗行。爲天下害甚大。

自今天下府縣寺觀。雖多止存一所。寛大者。併居其

徒。道有戒行者領之。毋涌處民間。僧道願還俗者聽。

佛經毋翻譯增加。道士遵須降科儀。行毋假立條章。

民有倣瑜珈教稱善友假張天師法造符籙者重治分僧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二等曰全眞曰正一皆設官領之其請給度牒必精通其經典者乃聽信州道士張正常以元故所封主教天師來朝　上曰天豈有師改號眞人

終